

A Flash of Tragic Beauty

Mid 19th Century

Pre-Raphaelites in England

一朵淒豔絕美的炫光—— 十九世紀中期英國 「前拉斐爾畫派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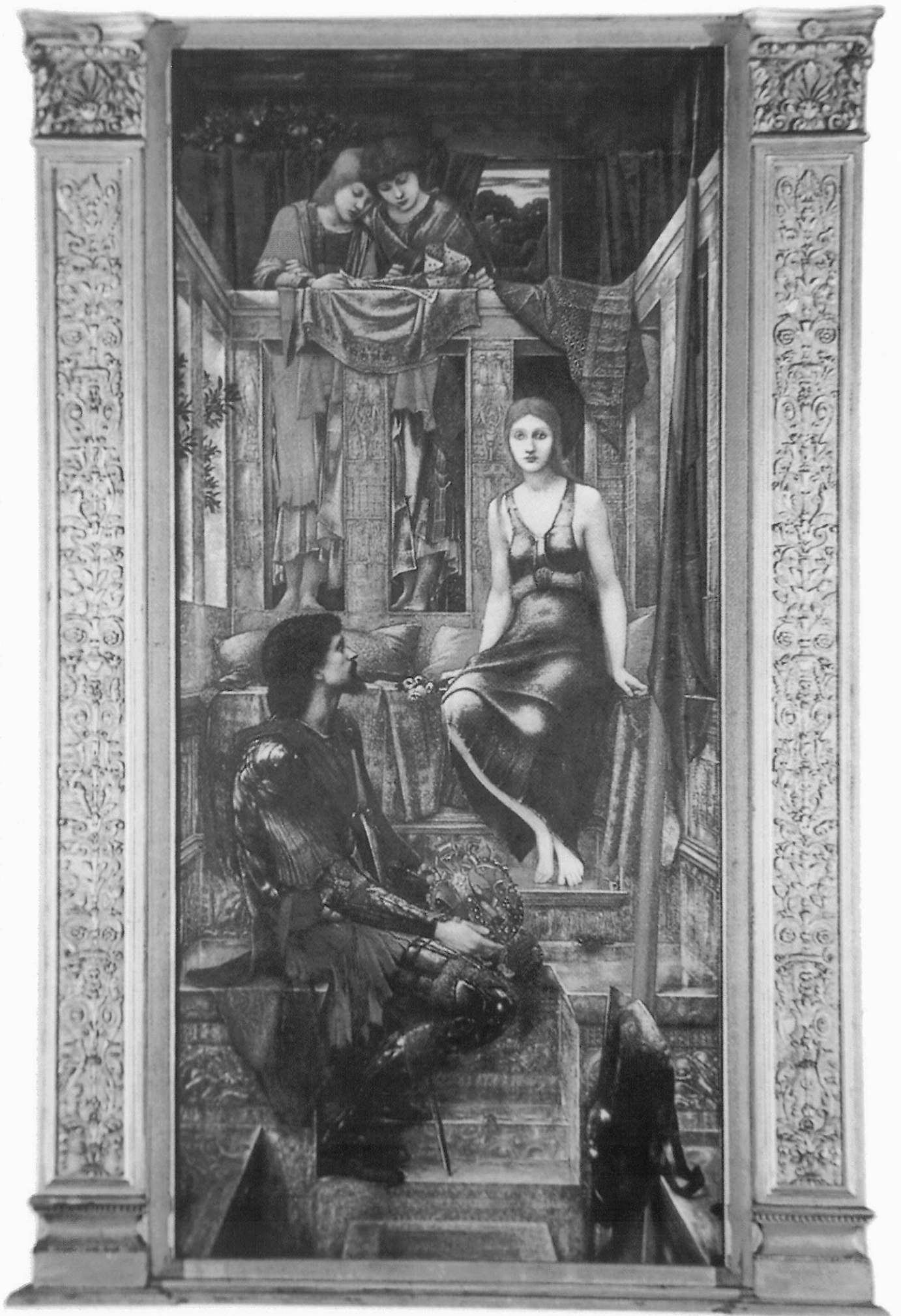
曾肅良 Su-liang TSENG
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博士候選人

前言

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，英國皇家藝術學院以其崇高的地位，主導著藝壇的繪畫時尚；然而在一八四八年，三位年輕的英國藝術家但丁·羅斯第(Dante Gabriel Rossetti, 1828-1882)、威廉·杭特(William Holman Hunt, 1827-1910)與約翰·米拉伊斯(John Everett Millais, 1829-1896)，卻以初生之犢的姿態，勇於挑戰日益僵化的學院派畫風。

他們理念與年齡相近，遂以年輕人對藝術的狂熱與堅持的理想，在二十歲出頭的年紀，創立了歷史性的畫會「兄弟會(Brotherhood)」。他們自稱「前拉斐爾畫派(Pre-Raphaelites)」，以別於「後拉斐爾主義(Post-Raphaelitism)」的畫風。

由於僅憑藉著一股高度理想主義的熱情，他們的美學主張顯得模糊，他們所創作出多樣風格的作品，更加使人眩惑，而且他們所倡議的原始基督教精神與當時的英國新教社會格格不入，遂使得這個畫會一開始就遭受嚴厲批評的命運，步履蹣跚地，走過風雨飄搖的歲月；「兄弟會



伯納瓊斯 (Burne-Jones) 科芬特亞王與乞丐 (King Cophetua and the beggar) 1884年

Mid 19th Century Pre-Raphaelites in England

(Brotherhood)」短短地只維持了四年的時光。他們的故事，令人想起以一九五九年為背景的電影「死詩人協會(Dead Poet's Society)」，這部電影描述佛蒙特地區一群私立高中的學生，在年輕的英文與詩學老師柯丁(Mr. Keating)的鼓勵之下，突破學校極度保守的氛圍，暗中組成詩社，利用夜深人靜的時刻，在郊外的洞穴裡，熱情地討論文學，暢談哲學，抒發對生命的憧憬。

雖然如此，他們的嚴謹柔美的畫風，卻強力地吸引了愈來愈多的追隨者，他們追求唯美、純真的理想與浪漫主義美學思維的影響力，被傳遞進入二十世紀，直到近年來他們的藝術成就，才愈益得到藝術史界的肯定。

為反抗當代輕浮的畫風而戰鬥

這群「前拉斐爾畫派(Pre-Raphaelites)」畫家們，堅信在拉斐爾的時代(1483-1520)，藝術已經走入歧途。正如杭特所說：「他們要反抗當代輕浮的畫風而戰鬥」，他們反對一味模仿希臘式的藝術、米開朗基羅(Michelangelo)與提香(Titian)的藝術風氣，雖然三人一生從未到訪義大利，他們主張追隨義大利畫風，回歸文藝復興時期與拉斐爾所提倡的純粹與真實，並使藝術回復含有宗教的嚴肅性，他們所謂的「前拉斐爾主義(Pre-Raphaelitism)」。藝術史家認為，他們明顯受到當時一群住在羅馬的拿撒勒教徒(the Nazarenes)藝術家的影響，這些拿撒勒教徒藝術家，以苦行、禁慾的方式，企圖恢復早期義大利和德國畫家的精神、技巧、象徵與宗教意涵。

在他們以寫實主義為外衣的繪畫作品裡，充滿文藝與想像的氣質，他們是極度的理想主義者，認為好的藝術可以矯正社會病態。在許多作品裡他們以詮釋聖經典故、傳奇故事、劇本、詩歌為主，大多數以詮釋浪漫主義詩歌為主，描述著浪漫或悲劇性的愛情故事。因此在精神本質上，他們的作品，是浪漫主義的延伸，並且都帶有濃厚的超現實趣味。

它們的顏色鮮麗光亮，飽含生命力，遠遠勝過同時代的畫家的作品；他們喜歡運用濕壁畫(Fresco painting)的技巧，以小筆細膩的筆觸，將油彩薄薄地，一層層地，塗在畫布上，對於細節極端細緻的描繪，使得他們的作品顯得獨具一格，這也使得他們的畫作耗工費時，一幅畫作往往花上少則數月或一年、甚至數年的功夫去完成，像是威廉·杭特的作品「聖火的奇蹟(The Miracle of Holy Fire)」，就耗費了他十年的光陰，馬達思·布朗(Madox Brown)的名作「工作(Work)」的完成，更長達十二年的光陰。同時他們一反「對比光線」的運用，偏重在溫和而均勻的光線下，使得物象充滿柔軟、馥郁與溫馨的感覺。

女性迷戀、宗教崇拜與狂熱的理想主義

兄弟會(Brotherhood)三人個性各異，各自擁有自己的命運軌道，這群有高度文化素養的「前拉斐爾畫派」畫家們的故事，事實上交織著女性迷戀、濫用藥物、自殺、憂鬱症、宗教崇拜與狂熱的理想主義，他們三人，除了米拉伊斯之外，一生遭遇詆毀多於讚賞，貧窮多於富裕，然而就是



米拉伊斯 (Millais) 盲女孩 (the Blind Girl) 1856年

此種強烈的悲劇性傳奇，更使得「前拉斐爾畫派 (Pre-Raphaelites)」令人迷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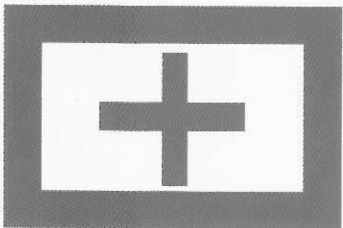
威廉·杭特出身貧寒，十二歲即開始工作謀生，並努力尋求繪畫的進修管道，一八八四年，他終於獲准成為皇家藝術學院的見習生，他是極端的理想主義者，帶有堅定的宗教信仰。

約翰·米拉伊斯出身於音樂家庭，在母親的私人教導下成長，他的繪畫天賦從小即已經展現，他的音樂家父親，常常充當他的繪畫模特兒，為了兒子的前途，他們全家搬到倫敦。約翰·米拉伊在十一歲時就已進入皇家藝術學院，成為杭特的同學，他作品中卓越的技巧性，已經開始吸引藝壇的關注。

但丁·羅斯第的父親，是來自義大利的流亡者，擔任倫敦國王學院(King's College, London)的義大利文教授，同時擅長素描與音樂，並且是一位山卡羅歌劇院(the Operatic Theatre of San Carlo)的劇本作家。優雅的家教使得但丁·羅斯第不但精通繪畫，也創作詩歌，具備詩人般的氣質與俊美的外貌，人稱他是當代的拜倫(Byron)，更由於他具備領導氣質，充滿著機智與熱情，在早期艱困的環境裡，都是他鼓舞著其他人，繼續堅持理想。

「前拉斐爾畫派(Pre-Raphaelites)」的誕生與詩意繪畫的創造

在一八八四年皇家藝術學院的展覽裡，杭特的一幅詮釋詩人濟慈的詩(The Eve of St Agnes)的畫



作，感動了羅斯第，而促成他們三人得以相識，在倫敦定期聚會，進而組織「前拉斐爾畫派(Pre-Raphaelites)」。

羅斯第生性風流灑脫，沉醉於文學與繪畫，像他所崇拜的義大利詩人但丁仰慕琵雅特麗茜(Beatrice)，羅斯第一生一直追求著他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偶像，雖然已婚，卻一直與女性模特兒的關係糾葛不清。他的名作「新娘(The Bride)」就是以但丁的琵雅特麗茜為主題所完成。另外一幅「普洛絲萍(Proserpine)」，他描繪希臘神話裡冥王的王后普洛絲萍，因品嚐石榴，而使得她定期返回陽間的權利被終止。羅斯第簡化了此一複雜的典故，而只聚焦在美麗女性的描寫，羅斯第並為此幅畫作寫了一首十四行詩(sonnet)在畫幅右上方，露骨地吐露他對他的模特兒珍妮·莫里絲(Jane Morris, 當時已經是另外一位前拉斐爾畫派畫友威廉·莫里斯(William Morris)的妻子)的愛戀。

米拉伊斯最著名的名作奧菲麗亞(Ophelia)，取材自莎士比亞的戲劇「漢米爾特(Hamlet)」的第四幕第七景，描繪奧菲麗亞的夢境世界，她一邊漂流在溪流中，一邊唱歌，完全忽略了滅頂的危險。模特兒是後來成為羅斯第妻子的伊麗莎白·希多(Elizabeth Siddal)，為了此畫，她得全身浸在濕冷的浴缸裡。米拉伊斯細膩的景物的描繪，使此畫的色彩散發出寶石般璀璨的光澤，成功地展現出強烈的戲劇張力與朦朧的詩意。

杭特的名作「克羅第亞與伊莎貝拉(Claudio and Isabella)」也取材自莎士比亞的戲劇「漢米爾特



杭特 (Hunt) 克羅第亞與伊莎貝拉 (Claudio and Isabella) 1850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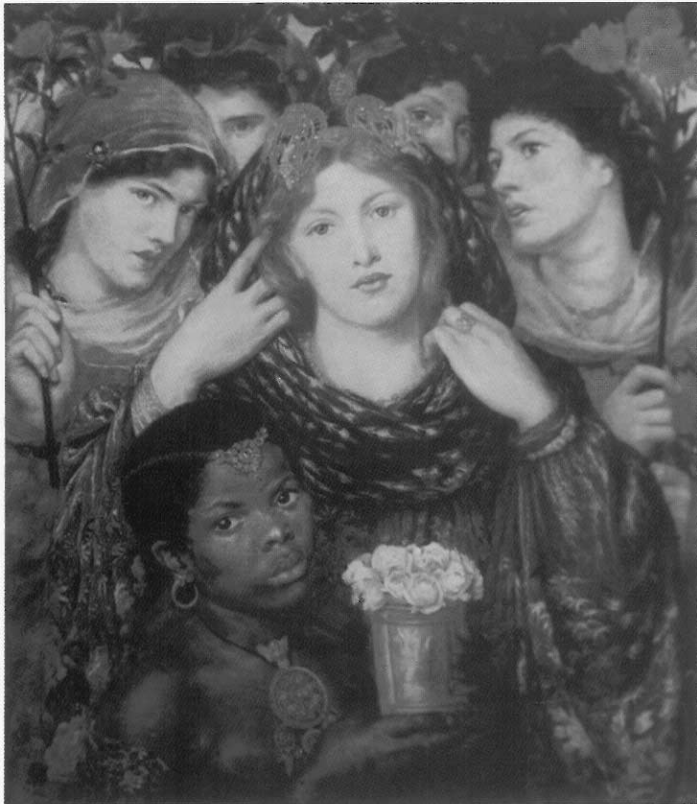


Pre-Raphaelites in England

Mid 19th
Century

羅斯第 (Rossetti) 普洛絲萍
(Proserpine) 1874年





羅斯第 (Rossetti)
擊愛的人兒 (新娘) (*The Bride*)
1865-6年

(Hamlet)」的一景，他用強烈的色彩與誇張的姿勢，強調責任與道德之間的衝突，杭特將他對人生的嚴肅態度，灌輸在他細緻的藝術裡。

前拉斐爾畫派的崩潰與美學的新方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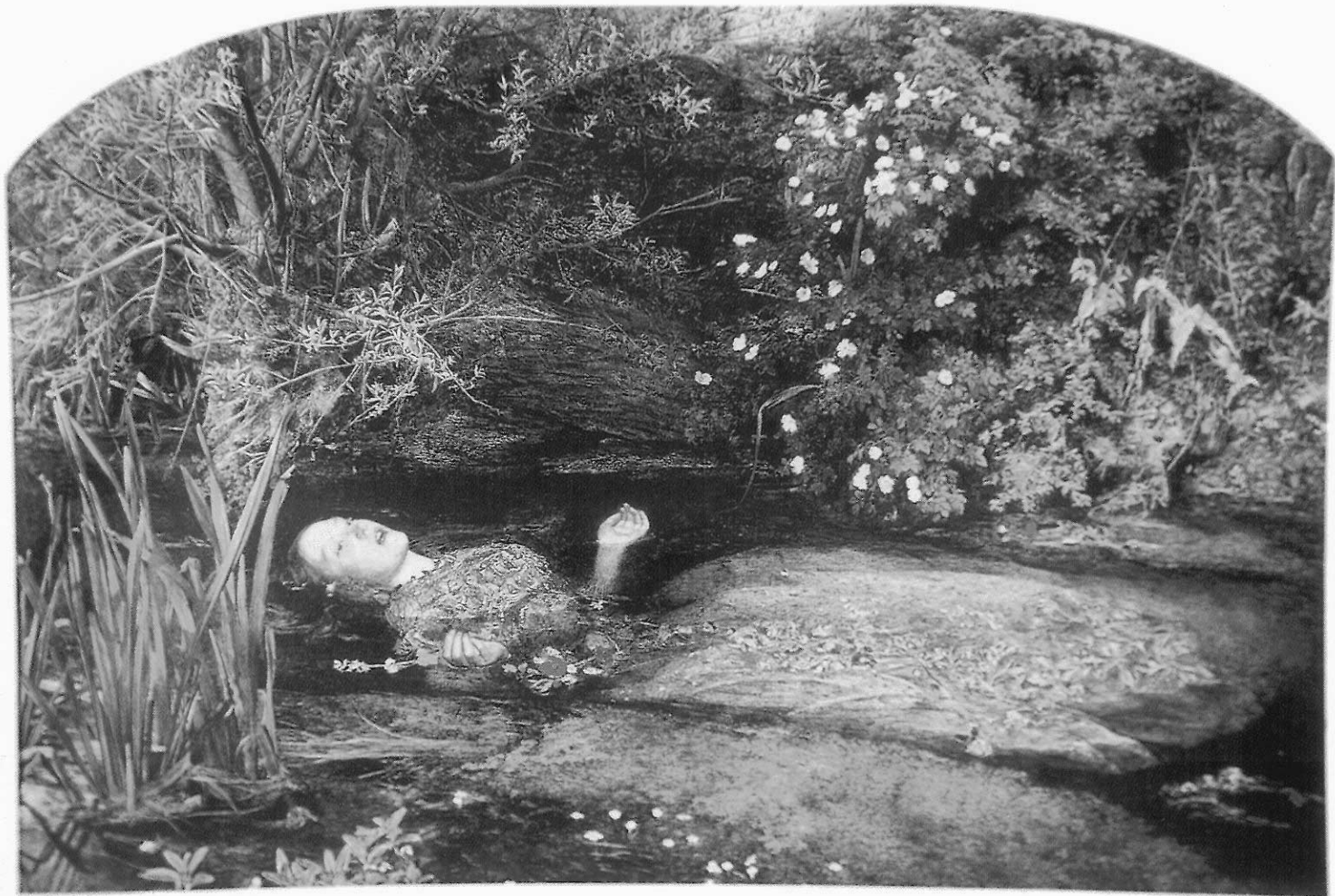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八四九年，打著「PRB(Pre-Raphaelites Brotherhood)」旗幟的第一次倫敦展覽，雖然得到部份藝評家的正面迴響，於是在一八五〇年，他們順勢創辦了一本季刊「萌芽(*The germ*)」，但是他們的美學主張，卻開始招致各方嚴厲的批評，雜誌只辦了四期就因而停刊。而當年的展覽，也引發藝術界了少見的騷動，惡毒的批評接踵而來，沒有一張畫賣出的窘境，更嚴重打擊他們的信心。

在一八五一年的展覽，他們所遭遇的攻擊更為強烈，泰晤士報(*The Times*)寫道：「我們無法感知到我們想要的一種豐富或強力的感覺，因為他們充滿怪異與雜亂的美學眼光與心靈，使得他們這些自稱PRB的年輕藝術家的作品中的荒謬性有增無減。」

一八五一年的展覽，使得他們的信心跌到谷底，著名的年輕藝評家約翰·羅斯金(John Ruskin, 1819-1900)，為文力挺前拉斐爾畫派，羅斯金的加入擴大了拉斐爾畫派的影響力，新成員的加入，像查理斯·柯林斯(Charles Alson Collins)和亞瑟·修斯(Arthur Hughes)等人，更壯大了聲勢，但是比較起龐大的保守勢力，卻顯得仍舊孤掌難鳴。

貧窮與詆毀等挫折，使得前拉斐爾畫派的許多成員們萌生退縮之意，在一八五四年開始逐漸崩解，「兄弟會」成員各奔前程。羅斯第發誓不再於皇家藝術學院展出作品，雖然創作不斷，但是終其一生，他耽溺於女色、酒精與藥物，他曾尋求自殺，卻沒有成功；米拉伊斯回到學院派的懷抱，他的畫風轉變成當時以歷史畫為主流的方向，積極走向名利的召喚，雖然畫作變得庸俗不堪，但是卻獲取了大量的財富；杭特則急於航向他心目中的淨土，他更積極地在文學與宗教尋求慰藉，他的畫作愈來愈多是以宗教為主題，並且加入許多道德的意涵。

在一八六〇年以後，羅斯第另外與愛德瓦·伯納鍾斯(Edward Burne-Jones)與威廉·莫里斯



米拉伊斯 (Millais) 奧菲莉亞 (Ophelia) 1852年

(William Morris)結盟，展開所謂新美學的方向，將前拉斐爾畫派的主張，擴大到多樣化的層面，包括掛氈、染色玻璃、版畫、壁紙、書籍、傢俱、建築設計與室內裝潢等等。他們組成設計公司(Morris & Co.)，邀請其他新的前拉斐爾畫派成員加入，營運漸入佳境，具體改善了這群藝術家的生活，強化了他們創作的動能，同時擴散他們的美學影響，成功地將前拉斐爾畫派引領進入二十世紀。

結論：文人的精神的呈現

審視前拉斐爾畫派的作品內涵，像極了中國的文人畫派，他們的畫風揉合了文學、宗教與美術等多面向的文化素養，他們大部份具備繪畫的才華，同時也精於寫作，一流的文化教養，使得他們的作品，呈現出詩意、高雅、精緻、純真與超俗的非凡氣質。

從意識型態的觀點來看，前拉斐爾畫派是高度文人精神的再現，他們所反抗的不只是當時滯悶的美術風氣，更在於工業革命之後的物質主義(Materialism)與資本主義(Capitalism)，他們的出發點主要在於以藝術的美，做為傳達真與善的橋樑，來改善日漸頹廢與惡化的社會風氣。所以他們倡議復古，以人道關懷與性靈的昇華做為其美學主軸，恢復心所嚮往之中世紀充滿人文氣息的社會型態。

雖然曇花一現，但是前拉斐爾畫派所創造的美學價值，卻日益受到重視。他們的後繼者一如湧泉，繼續發揚他們的精神，在繪畫裡將文學的詩意與深刻的美感視覺化。站在二十一世紀的起點，我們仍然可以清晰地見到他們的狂熱與理想，一一化成魂魄，融入整體浪漫主義的洪流，隱跡在許多現代充滿詩風的作品裡。■



瓦特豪斯 (Waier house) 莎洛特 (*The Lady of Shalott*) 1888年

道歉啓事

敝人在美育雙月刊第一一九期的文章，因不慎誤用貴基金會收藏品的圖片，造成困擾，謹此致歉。爾後，敝人若再使用與貴會收藏品相關的圖片，將先行取得貴會的同意。此致
英國倫敦大衛基金會

曾肅良敬上

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.

Dear Madam or Sir,

I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using photos in my article in *Aesthetic Education* (No.119, Jan. 2001) without requesting your permission in advance. It was my fault and I was unaware that I could not use them. If I would like to use any photos relating to your collections in the future, I will certainly seek your permission first.

Sincerely yours,

Su-Liang Tseng